

熊秉真◎著



中国孩子的历史

童年忆往

历史学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过去并未将注意力放在卑微、无势力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人与事上。儿童，便是这群体“空白”中的一部分。是知之残阙，无力可为；抑或是成年人的傲慢与偏见，掩蔽了研究者探索的眼光。事实上，传统中国瀚如烟海的史料里，提供了大量丰富多变、出人意料的有关儿童与童年经验的资料。作者试图借着对这许许多多中国历史例证的研究，能够挑动人们去发现隐藏在各个时空角落的童稚人生。在翻找挖掘的过程里，我们将不得不同意，每一首童谣稚语，每一个深埋尘土之下的玩具游戏，都是一颗可端出另一个世界的沙粒，可以透视宇宙一刹的永恒露滴。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孩子的心灵世界



中国孩子的心灵世界

童年忆往

童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也是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回忆了童年时期的点点滴滴，从童年的趣事到童年的烦恼，从童年的友谊到童年的离别，无不让人回味无穷。本书不仅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本关于成长的启示录。它告诉我们，童年虽然已经过去，但童年的记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中国孩子的心灵世界

童年憶往

中国孩子的历史

熊秉真◎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7-09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忆往/熊秉真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633-7497-7

I. 童… II. 熊… III. 童年社会学-史料-中国 IV.
D69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146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新村路 3 号 邮政编码:311515)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1.25 字数:260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序
5	第一章 寻找历史上的孩童
53	第二章 为童年写史
85	第三章 环境的堆砌与塑造
133	第四章 社会与文化脉络
189	第五章 省思与争辩
231	第六章 人事与情感
265	第七章 接近稚情的世界
319	第八章 历史上的儿童与童年的历史:代结语
329	参考书目
349	附图图录



序

对儿童与儿童问题的追寻,与其说是十多年来的一种执著,不如说是一种终生不得其解的大惑。这深深而严重的困惑,自童稚而与龄俱长,挥之不去,不觉间竟化为若干识知上的访求。其实,眼前史籍之间的纵泳,扉页之际的徘徊,与大学选课时遍搜儿童史而不着的失落,少年时以童心稚语编为故事小说,甚至三五稚龄穿凿园圃,晃荡林时无尽的惘然、无由的纳闷,情怀上会无二致。儿童与童年,一如生命和世界,是个迷人、难舍的问号,更是一串无始无终的惊叹。一旦加上时光和地点、历史与界域、环境与自然的思虑,更成了个无比动人,一去难回的迷魂阵,下面的喃喃之语,有探险途中兴奋忘情的叫嚣,更有跋涉颠簸时叻叻絮絮的排解。集之以献曝,虽有志初阶而稍息的意思,更有些冀逢山奢徕友伴的覬觐。

书呈八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起始的两章,从不同的角度,力索历史中孩子的踪影,是在观念“打开心内的门窗”,也是材料和方法上的引介。随后的文章,则分述近世中国儿童成长的外在环境,哲人对儿童及童年曾有的论辩争议,以及儿童自身生活经验之挖掘与重现。外在环境之抒,或以家庭人事之组合与生死苦乐之缘由之说,或以稚龄幼教之启迪,与性格和价值观之塑造为述。思想上的争议,则择异军空起的阳明学说与独树一帜的李贽激辩,与为近世中国儿童论述之表征,并与衍为近代思潮根源的西哲洛克、卢梭之言相照。其实要说议论,不必全局于思想争议,一个世代对任





何人群、事物“意见”之衍生变革，更常有直接化为活动措置者。因之，乃以有明而晚清、民初塾学教材之产生与演化为例，一示近世中社会力多变后，儿童之属性亦随幼教之普及，与内容、气质之转化，逐有化私为公，捐家庭而入国家之走向。至于一探儿童自身生成之经验，最大的挑战之一在于面对所谓重建或再现儿童生活之“主体性”问题。于此，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过去儿童的营生，有无其别于成人之主体性可言（此问题之答案毫无疑问是一个肯定的“当然”），而是经何曲折巧妙的方法，循何点滴之珠丝马迹，让此一从儿童（成长者）本身出发的生长经验与童年时光，再次重现大家眼前。文中两章分以情感世界与稚情的音容、举止为例，试示当时情境之恢复，整体历史旧观之再现，以及文字语言（传统史学研究所执之文献素材）资料之外，另辟蹊径，细聆言语之外的啼嗔之声，凝注其喜怒奔跃之表情行止，甚至细较思量一个婴儿踢打迎拒种种动作，这些对一群笔不能书、口不能言的稚弱生命，莫不是他所肺腑之声，在一番更细致的史学方法，更尽力追求同情之了解的史学观念下，当然应该可化为某种直截的历史证言。

上述与下见几番尝试，固为中国儿童与童年史之若干起步，其实离任何人真想看到的中国历史上孩子生活的故事全貌还远。最主要的是所及面象，所呈梗概，虽谓各有其意义，但是集之而观，这并不能代表中国历史上的儿童生涯，或者中国式童年的历史旅程一个系统而较完整的交待。儿童文学、宗教生活、嬉戏工作，是最明显的一些阙失。儿童与童年概念，在哲学思想上的转折，也需要更有组织的整体，甚至儿童与政治、军事、战争、和平，甚至法律地位、经济上的花费与贡献，乃至与人口、营养、物质生活的牵系，无一不值细究，而得若干说明。目前的挂少漏多，背后原因不一而是，一人之疏浅零落，使得率而举步，益形蹒跚。此外，知识场域上童年史之价值与精神义涵，现实作用均未得公论之接受，无可讳言的，是使得工作加倍颠簸迟滞，他人或竟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

一。这些篇章间所见拼凑并临机之感,实际上也反映了此类作品与工作在现实环境中诞生时常伴随的偶然与不得其然的景况。

及此,毫无无奈与怨嗔之意,主要是因为一踟蹰之行,总有脉脉者含情以寄,无心者陶陶相携。中国婴幼史之作,此刊已是第三本,前两册书端(“幼幼”及“安恙”),已载记了不少友伴与亲人的付出,今不再赘言。惟迄邇行来,时日积累,有些情怀更常浮现案头。其间南港师友张明园、张玉法、陈永发、刘翠容、梁其姿、黄克武、沉松桥的频频殷问,彼岸同仁 Susan Maun, Charlotte Furth, Francesca Bray, Dorothy Ko, Martin Powers 等的鼓舞加油,让这一路的独行,常常期待之余,而无寂寥之困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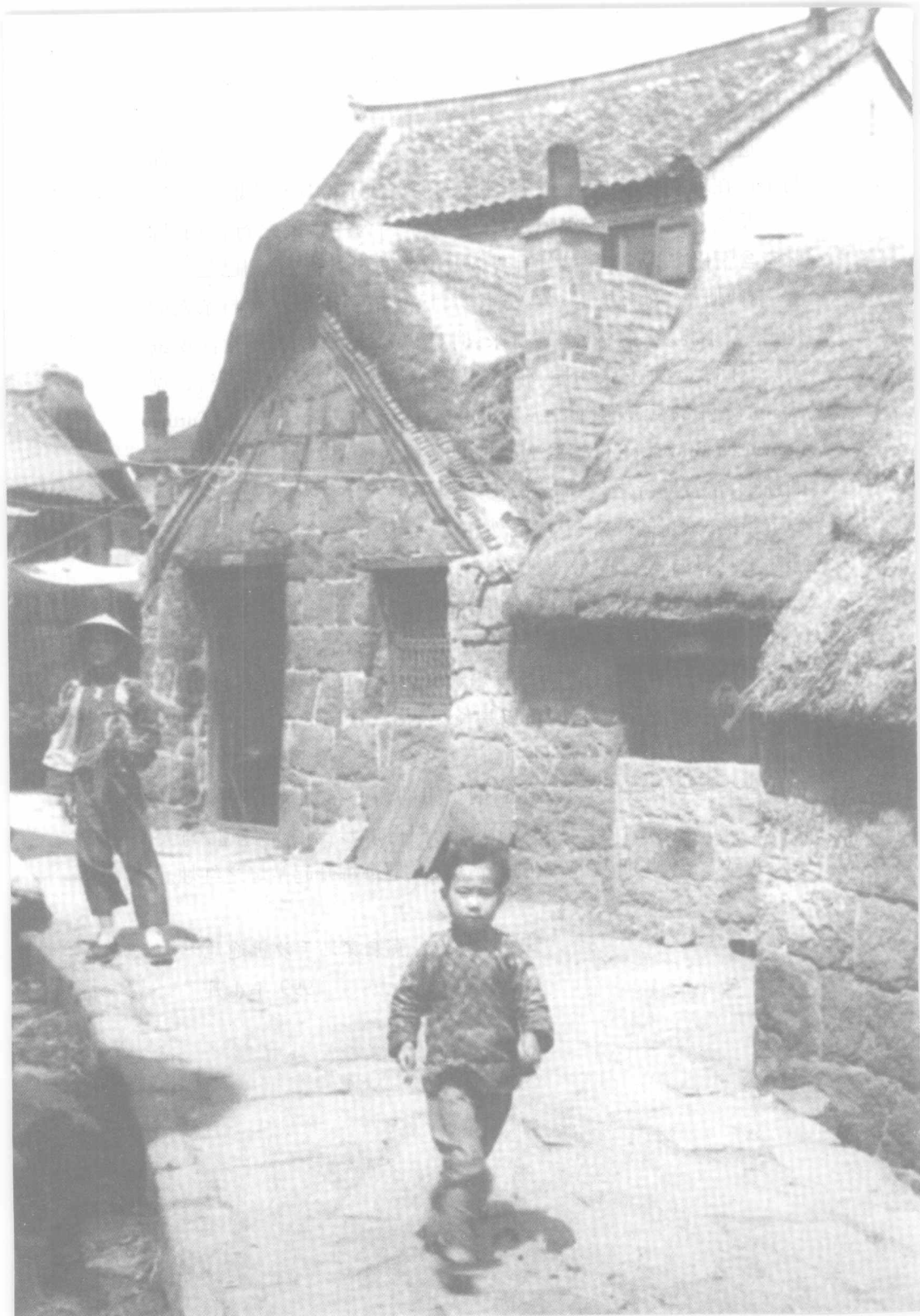
当然,慕州的晨昏相守,洒然相款,是让心意长驻问惑之隅,而浑然不觉日月蹉跎的最主要支柱。这儿童史第三本心得付梓之际,悠悠青青已由唔呀稚语,顿时亭然自立。十多年来,她们从解忧而不识事的娃娃,早变成了姣慧盘诘、斗言追志的少年昵友。屋宇之下,这三、四心灵(包括檐下愚犬)少声无息的宽解爱拥,更让我相信童心真情,在人世间可以是长久的事。

此书惠得麦田允助问世,前有李孝悌、王德威先生的好意,后有卢建荣先生的恳切支持,郑立俐小姐的耐心帮助。书的内容和构思上,讹误一定不少,但是中国孩子们得以步出时光隧道,与大家点头致意,这些朋友、亲人的热情奥援,是每每升起微焰之红烛。

熊秉真记于汐止迎旭

1999年4月





第一章 寻找历史上的孩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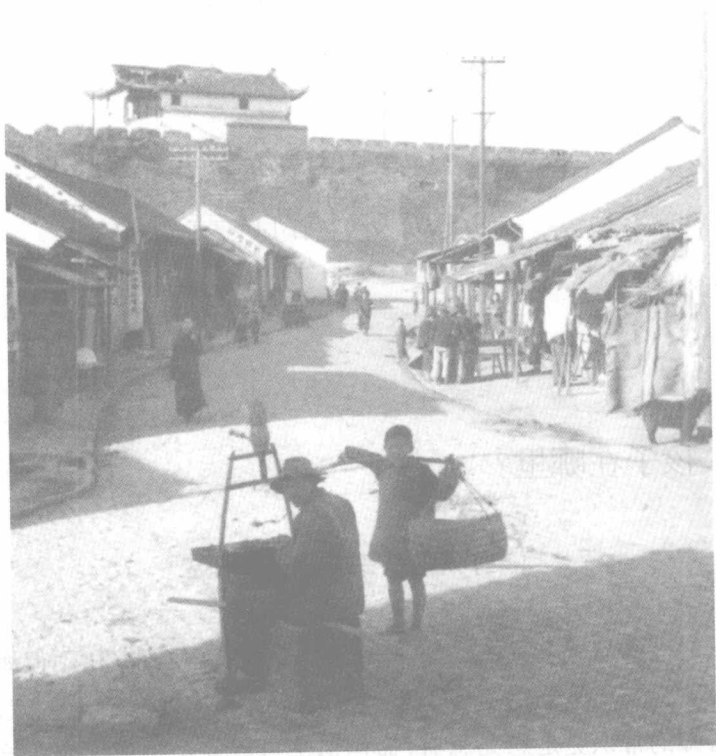
一、孩子在哪里？

(一) 人们从来在乎孩子吗？

时间容易让人意识到,这世界上少有什么恒常的事,不但海会枯、石会烂,沧桑总在彼此反复,连众所公认的真理也寿夭无定,路人皆知的常识更是忽无忽有,命运似乎可以完全飘忽无定。这样的话,听起来有点让人诧异,其实一点也不稀奇,稍稍回想一下走过时光隧道的“孩子”,就又得到一个现成的例证。

首先,如果要学究式地略做推敲,就会发现历史学这门知识而言,要想在中间找到孩子的任何足迹踪影,多半是枉费心机的事,道理无他,说穿了,历史与其他的学问一样,是门十分“势利”的学问。大家都听过,“知识即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倒过来说(Power is knowledge)。不少意义上,各类有权有势的人不单掌握了知识的内容,而且界定了知识的定义,想想中小学历史或者一般通史所涵盖(及忽略)的部分就可知道。成王败寇的结果,有地位有影响力之外,历史上所谓的“重要”和“意义”常是经





儿童的踪迹 一般孩子的处境,是儿童史想了解而不易得手的关键问题之一。1944年南京城边挑担的孩子,不过是千万失落画面中偶然拾回的只字片影。(图1-2)

如何一番过程而拟定。^①

历史学跟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过去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把注意

^① 人类自古以来意识世界和知识内容的产生过程,是晚近人文学界热衷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福柯(Michelle Foucault)对西方文化体系形成之“解构”与分析,颇有推波助澜之功。福柯的说法主要根植于西欧近世历史文化经验,理念上对举世人文社会科学界都带来一番冲击,虽则实质细节上对中国范例未见十分适用。其《知识考掘》一书,王德威曾予中译,见米歇·福柯著,王德威译,《知识的考掘》(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

力放在那些卑微、尚无显赫势力、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人或事,年幼的孩子不过也属于“空白”现象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假使历史没有特别歧视儿童的话,它最少是重视了其他许多东西,是代表当时大家的公众价值所在(值得一记、值得注意的事物)。其实作为一个钻研的对象,在人的知识旅程中,“儿童”的浮现是一个非常晚近的现象,而这现象的发生,背后颇有一段值得玩味的故事。

(二) 注意到孩子的是些什么人?

就历史而言,史学界刚开始“发现孩子”的时候,注意的焦点其实还不在于小孩本身,而是一些别的问题。一位法国学者猛然回顾起法国及西方“童年”的历史,他的兴趣不全在追究孩子自己,而是想追溯时光之流中所谓“心态”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在一段长时间里,任何社会对人、事、物曾有的态度,及这类态度本身的转变过程。譬如《西方文明对死亡的态度》(Western Attitude toward Death),就是这位为史学(后来也包括不少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掘出儿童问题的 Philippe Ariés 先生的另一本名著。^① 后来经一番考证辩论,他发现以前的西方人曾颇有一段“恶生而好死”的时候,因为历史上曾有很长的时间中生活困苦而不定,大家既躲不了死亡的阴影,无知小民甚至真觉得生不如死,宗教也让大家向往天堂。至于后来开始觉得死亡陌生、冰冷、可惧是死亡率降低,近代医药兴起、平均寿命期望增长,“死亡”现象陌生化等等许多复杂因素逐渐汇聚而成的结果。这种广义的心态史,是文化史或思想史的一部分,它有兴趣了解的并不是已成形的思想,像哲学那类由特定的人写下来的清晰的思辩,而是一群人在有意无意之间,日常起居

^① Philippe Ariés, *Western Attitude Toward Death: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Pres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之间所展现对某种东西的态度或感受。从这类追踪之中,人一开始就警觉大家对天天在身边打转的人、事、物不一定就会有某种清楚、有意识的觉察,同时却花许多时间在凝想些一辈子也许都碰不到、也用不着的东西。“儿童”或者“童年”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被略过了的俯拾皆是却浑然不觉的事情。这类研究中大胆的假设,吓了大家一跳,譬如说西方人虽然生了许多孩子,死了许多孩子,当然也接触过许多孩子,但一千年来却可能完全不知道孩子是什么。另一方面,让人忧喜交杂的是一旦大家逐渐“发现儿童”以后,整个近代社会在态度上反而对孩子生出不少要不得的关注与约束,而这些可能比漠视或误解更糟糕的重视与认定——以他的观点来看——反而常是另一些破坏性措置的开始。^①这个例子说明,史学可以从许多角度触及“儿童问题”,心态史不过是其中之一。社会史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尤其是社会史中的家庭史,因家族中的各种成员,当然应该包括小孩在内,不管做为粮食等资源的消耗者或决定家庭繁衍的继承者,家庭史中都有一部分不能不谈到幼龄人口。何况时间上愈往古代追溯,平均寿命期望越低,未成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就愈大。近代以前一般而言各传统社会中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未成年的青少年与婴幼儿,从一个公允与完整的认识角度而言,这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的境遇显然是历史学不能不理会的部分。^②

再有,从事思想史的人偶尔也会注意到与儿童相关的问题讨

① 西欧近世史上对儿童与童年这种两面性的发展,是 Ariès 从心态史所成童年史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 1962), 一书的主旨的前后两大部分。对此西欧史典范之评析,及中国儿童与童年史上的对照与思考,参见熊秉真《入情入理: 中国近世童年经验与幼教发展的两面性》,载《礼教与情欲: 近代早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后/现代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9)。

② 关于过去三十年来历史界如何分别从心态史、社会(家庭)史、人口史、制度(慈善、托幼、教育)、公共政策等不同角度,触及儿童及童年的历史面像,及各方面最主要的成品,请见本人在 *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一书中的引论。

论,尤其是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常常会追到孩子身上,因为人性论所探讨“人性”到底是什么,一个机械性的解决之道,常是把问题追究到人生最初发生的时刻,假设“最初的人”可能也就是“原本的人”,最后往往引出“童心是否等于人性”的议题。类似的讨论,中国、西方哲学家都屡有发挥。

另外,关心教育和思想发展的人,也容易涉及对儿童的管理、指导与教育方式。常常议论、规划各种教养方式,而所设计教养方针,又往往与其对人之本性——“人原本是什么东西”,或者“人最初是怎么回事”——之认定有密切的关系。历代相累,这些塑造者与哲人也为历史留下不少抽象式的对“人之初”与“人性”的讨论素材,其中多有触及孩子的痕迹。^①

(三) 年幼的生命留下了哪些痕迹?

撇开过去学究式的史学规范不管,没有人能否认过去千百年间,有许多孩子活着,那么关于他们的生活,历史上所留下资料能刻画出怎样的一些痕迹呢? 纯从资料上来说,问题好像不难解决,中国过去的确留下了好几类可以透露儿童生活情状,或者曾经影响童年经验的文献:^②譬如前面提及的思想家、哲学家,留下的主义、主张,让我们知道社会上的成人为了造成所谓的“理想国”,尝不断提出大家该如何管孩子、如何教育孩子的主张。这类声音对儿童童年而言,可以说是一些“训示性”、“指导性”的素材,像中国上古的《礼记》,里面对最小的孩子都有非常多的规划和构想,是大家意想不到的。《礼记》是一本教导人如何应对进退的典籍,后代

^① 关于儿童、青年与人性、自然之思辨,在近世中国与西欧之演变,见本书第五章《省思与争辩》中的讨论。

^② 关于中国史上与儿童与童年相关素材之类别,各自之特性与其研究上之运用,亦可参考 Husing Ping-chen, “Introduction”, *A Tender Voy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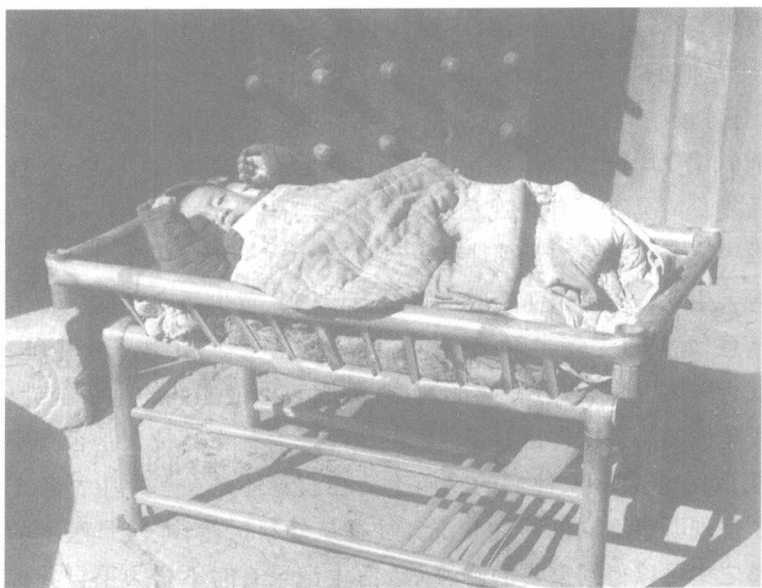
的家教训俗文,可说是此文化传统的一种延伸。另外实际从事育儿教育工作的父母师长,他们需要各种“幼蒙”材料,包括教导成人如何训儿的原则与方法,与教小孩时直接使用的认字习韵,说天说地式的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童蒙训》等。^①胡适的父亲老年得子,担心自己可能看不到小孩长大,在小儿子三岁时,就用毛笔写了一篇“学为人诗”,告诉孩子希望他学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现仍存在台北南港的胡适纪念馆中。

另一类信息,可说是“描述性”、“记录性”的材料,描述着小孩生活的模样,曾有的经验。历代留下的个人传记,开头时有几行描述传主幼时情事;年谱也有执笔人整理谱主小时的重要经历;士人写给自己手足亲人书信,时偶或叙及幼年的一些追忆,若暂不管其中的复杂性和营造性等问题,这些都可视为有关过去儿童及童年的宝贵记录,经过仔细整理分析,可成追究、重建过去儿童世界的起点。另外还有一些集体性的载记,像过去中国的家谱、族谱中,有时包括整个家族如何处理幼龄成员的问题,寡母、孤儿每个月应得多少米粮、银钱,一年两季可有多少布帛为衣,各房智愚不等之子弟需如何求学习艺,各谋生计等等,都可与上述个别性的记述,互为对照、彼此补充。^②

第三类可称为“实证性”或“技术面”信息,譬如“医书”。中国是全世界最早有幼科的地方,这些旧时幼科的医生,因需照顾啼哭疾苦中的小孩,虽亦有其文化偏执,但对儿童比较不容易空执理想

① 本书之第三章《环境的堆砌与塑造》、第四章《社会与文化脉络》,介绍了训海型文献在中国的历史传承,其所形成的家教与幼蒙环境,及近世数年间此环境与素材的转变。

② 本书之第六章《人事与情感》即试用此类传记、家庭与描述、追忆型资料,佐以近代心理学与人口史上考虑,对近世中国幼儿内心世界一种重建之尝试。第七章《接近雅情的世界》则是将训示型与描述型(或者思想史、哲学史、教育史与社会史、家庭史、个人传记与文学艺术史)素材一番核对、检视、思想反刍后所得到的一个多面相结果,及方法论上的省思。



襁褓之道 研究育婴抚幼的历史,不但想知道在不同的时代、社会中,生命之延续如何成为可能,同时还想考虑社会文化的力量何时、经何途径渗入,把初生摇篮中的婴儿,一个个照养而塑造成了不同的个人。(上图:图1—5;下图:图1—6)





或虚拟美丽,因为孩子日常实际的状况不但是他们的职业收入所系,更是他们天天必须应付的问题。他们记录中的小孩子,有姓氏、有背景(家长职业),说明籍贯、年龄,随而载记其临床资料,罹病前的饮食居摄,出现哪些症状,经诊断后所开之方,所予之药,数天后复诊情况等。有时观察跟踪一个孩子相当一段时间,同时用以教导解释给习医的子孙徒弟,可以应付类似毛病,用什么办法判定寿夭生死。医书因而变成了解过去中国儿童生活实况的一种宝贵信息,尤其过去多半医生终生在同一地区工作,传授子侄生徒,数代行医之下,累积数百年的数据,形成一种描述性的生物统计。一个地区的小孩饮食营养如何?健康型态有什么特征?是否有季节性、地方性疫病?他们的物质生活在改善还是在恶化中?各个阶层呈现哪些不同的习性状况?往往从幼科医籍,尤其是医案的汇整之中可以得到重要的解答。^① 医生记录有时不全为了自我标榜,也有教学示范之用,影响科技人员塑造其资料的理由与写传记、营造理想国度的文人不尽相同,务实和职业上的因素,不能使他们完全脱离迷信、误导、困惑,但毕竟留下了一些有关过去儿童生活、疾苦的音讯。

实证和技术性消息的另一部分是法律档案,中国的法律档案后人的挖掘仍然不够,其中透露的有关儿童和童年的信息更是全未“出土”,包括律令中规定各种对孩子减免的规定(当英国人还在吊死三岁小孩时,中国的法律早有规定九岁以下儿童犯罪得以减刑,一如对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或残障的依等地宽赦一样);少数实际发生在孩子身上的刑案判例,如清代留下的刑案资料中有一个小孩跟另一个小孩玩耍,不小心掷石致死的例子,法律上如何处置。这些资料目前尚未做系统式整理,经过一番爬梳思考应可看

^① 本人曾试用中国近世幼医方面材料,析述育婴史与幼儿疾病健康发展之大略,而成二书,请见《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台北:联经出版社,1995),及《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9)。